

目 录

- 恩平土客之争始末·····郑权欢（1）
- 恩平教育概况（清乾隆至民国 代）·····叶家稳（16）
- 恩平少数民族考·····梁植权（33）
- 基督教史与恩平教会·····陈玮瑜（36）
- 洪滄·····吴能辅（41）
- 江洲古塔·····岑梦华（44）
- 大江墟的兴衰·····岑汝翥（47）
- 大江“生意仔”·····岑玉恩（51）
- 恩平的印刷业·····吴英茂（55）
- 风靡一时的扬桥枪械业·····伍鼎新（58）
- 恩平首座水泥石结构的长顺石陂·····吴愈炯遗作（61）
- 恩平何时引种爪哇蔗·····吴曼学（64）
- 恩平之最（二）·····沙 龙（66）

美国金星电台与创设者唐才·	美国	郑奇贤	(70)
恩平村名初探·		冯达云	(73)
梁柏与永真照相馆·		梁梅芳	(76)
兄弟举人与“榄”·		梁焕章	(81)
中国始创飞行大家			
冯如纪念楼落成有感·	广州	阮绍麟	(84)
诗作管窥·		加拿大冯瑞祥	(85)
题航空十女杰·		佛山吴如亮	(87)
鸣 谢·		本刊编辑组	

恩平“土客之争”始末

郑权欢

恩平土客之争，自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始至同治五年（1866）持续十三年，才告平息。土客之争波及六县（恩、开、台、鹤、高、赤），这几个县土客接触的地方都相继发生了冲突。其时双方对峙，互相袭击，家园被毁，人无宁日，疫病流行，饿殍遍野，双方死亡人数以百万计。这场械斗涉及面广，持续时间之长，伤亡人数之多，财产损失之大在广东省历史上是一桩严重械斗事件。土著和客人皆源自汉族，虽徙地不同，习俗各异，未有积仇，为何同室操戈，势不两立？械斗期间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，无能力派兵员平息械斗，原因是：首先，1854——1856年广东红巾军（天地会）举义，发布檄文，号召“反清复明”，大部份地区起义队伍声势浩大，水陆两路围困广州。后因两广总督叶名琛勾结英、美、法共同对付人民之反抗斗争，红巾军因寡不敌众迫于退至广西，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。其次，1856年10月粤水师千总梁定国在省河逮捕英走私船“亚罗号”水手13人，英提出无理要求不遂，派舰进犯珠江内河，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。1857年3月英纠合法国组织英法联军，侵踞广州四年之久，直至

1861年10月英法侵略军才退出。其三，县邑地方兵员不足，无法调解，只能坐山观虎斗，因此导致事态愈演愈烈，酿成一桩桩的惨剧发生。后来广东局势稍安，县罗邑侯告急省府，才发兵平息，将客人押往县外安置，土人才重返家园。

土客之争已年湮日久，笔者只据旧志史料整理成文，供读者研阅指正。

客家由来

客家人源于汉族，根自中原（今河南、洛阳、郑州、开封一带）。自公元317年——1867年有五次南迁。南迁初时都没有户籍，晋元帝乃颁《给客制度》的旨谕，着各处地方官适当的救济南移的子民，并以客籍的户口编入他们的户籍，所以当地人士乃称呼他们为“客家人”。

迁徙恩邑

清雍正元年（1723）督粮道陶正中以恩平、开平、新会诸县多荒地，从惠州、潮州、嘉州（今梅县）等郡迁出客人一批，挈妻带儿入籍恩平，安置在县东（金鸡）、西（那吉、清湾、大田、朗底）、北（西坑、尖石）一带的山区，租种土人地主的土地和开垦官荒，繁衍生息。客人有自己的族规，不准说土话；不准与土人通婚……。由于习俗各异，土客相处，互有隔阂，经历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代一百三十多年，客人在邑境已有一定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地位。

斗争起因

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、李文茂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，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，在广州、佛山起义，因以红巾为标志，故称“红巾军”。义军先后攻克顺德、中山，东莞等县，并围攻广州与英、美、法侵略者支持的清军作坚决的斗争。时鹤山县冯坤仔率红巾军起义，为解决粮草，向客人征收军粮，为客人所拒。冯坤仔部便将华村客家财主高三的幼子杀掉。此事招致客籍头面人物武举人马从龙的愤怒，立即在恩、开、鹤三县交界的尖石（原恩平、今开平）、云乡（鹤山）召开会议。与会者有台、开、恩、鹤、高、赤六县客籍头面人物。经商定：借围剿红巾军为由，组织武装力量，暗地里却发动客人奔好寻仇，妄图歼除土著，归为统一。《马从龙致九龙客民书》已明白道出其用心，书中说“……兵强马壮，虎奋龙腾，长驱大进，直取羊城，……羊城州县，唾手而得，将见王业可成，霸业可定，千载一时之会，焉可舍而不图，伏望你等兄弟，如践前盟，同遵旧约，戮力同心，复振鸿图，歼除土著，归为统一，庶嘉应成式，指日可见，斯不失祖宗复仇之志，亦以千万世无疆之业，尚祈决策，切勿延迟……”

马从龙借围剿“红巾军”为名，组织武装力量，此举得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赞许和支持。原来叶名琛也苦于红巾军势大，而自己力量不足，也筹划着借地方武装力量去消灭红巾军，双方不谋而合。马从龙得总督的默许便肆无忌惮地诬

土人是红巾军而随意杀戮。

恩平东成梁亚喜、良心垌谢莲子、金讯何礼正、扬桥伍学卓等与鹤山“红巾军”遥相呼应，号召乡民参加义军，乡民反应热烈，短期内已发展到如火如荼，声势浩大。恩平邑侯郭象晋见红巾军来势凶猛，连忙在县内组织一支由客人、土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来对付红巾军。红巾军遭受严重的镇压，因寡不敌众，六月份以失败而告终。在战斗中客勇表现十分勇敢，得到郭县令的嘉奖。其时客人自恃破红巾军有功，极端蔑视土人。适云乡会议结束，邑境客籍头面人物如朗底武举冯保三、大田黄海东凭借外地势力，里应外合，串连县内客人购置军械，制造事端，准备着向土人发动进攻。

同年十月，鸡啼营、浴水、西坑、尖石、夹水等地二百余众客人佃农，首先拒向土人交租。当时土人已觉察客人的阴谋，为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，各乡村组织起来，以应付事态的发展。十一月上凯岗土人联合邻乡团练攻打鸡啼营客人，对方有所准备，结果数十土人毙命。客人乘势攻破横陂村，屠杀男女老幼六七百人，屋宇付之一炬，荡然无存。恩平延续十三年之久的“土客之争”，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互相残杀

同年十一月五日何村客人大侵水松塘，后邻乡援兵至才解围。

十一月八日四更时分，客人分数路袭击上凯岗，黎明复退下凯岗，下午开平楼冈及关村伍姓、塘口何姓乡勇前来救

援，打败客人于乌猪冈，杀百余，生擒不计其数，客人受挫。

十一月九日平安南塘、沙岗乡勇千余，联合楼岗乡勇，分左中右围攻鸡啼营客村，杀客人三百多，夺回被掠去军械无数。因各路兵勇不守纪律，分散去抢财物，丧失斗志，客人知情，潜回击之，杀乡勇四十余人。随之各路乡勇互相埋怨，便四散回乡。客人探知情况，乘机报复，毁上凯岗为平地。浴水洞客人陷南坑、那梨、仕洞十余村。蒲田客人陷小泄、沙塘、新陂，势如破竹，土人皆望风而逃。

十一月十日小泄村被客人攻破，巷战开始，客人伤亡数十，后来土人气竭力尽，无法抵挡，客人杀老幼妇女四百余人在后山焚烧。

十一月中旬客人陷区村、天村、湖边等数十乡。

十二月一日蟹钳客人陷牛江渡，在隔河土星转角山搭盖大棚，召集鹤山、高明、开平三县客籍数千人，谋破莲塘，以鲸吞上下两洞。

三日黎明，客人纠众由鹏楼、东边朗直劫至鹤洲洞、挖鱼窟、担谷路村，会蒲田客人于麻塘、斧头岭，又陷龙湾、吉乐等村。

四日高坪客人率队四出，劫掠土人，毁其巢，乃向东逸去。同日何村客人又会合陷圣堂洞数十村，复尽掠圣堂墟，所向无敌，因骄生惰，被塘龙泾竹头乡勇突起夹击，客人奔溃，误入天村湖，溺毙三百余名。土星转角营又为莲塘乡勇所破，并焚蟹钳、牛山、庐塘、草塘四客乡。

五日客人围攻莲塘及马龙塘两村，多为大炮伤毙，大败

而去。

八日，客人纠合大股，分数路出鸡啼营，客人从下凯岗过河，焚烧平岭及鹏岗，杀乡勇数名，浴水洞客人从大广凹直下乌猪冈，午后伍姓乡勇来援，何姓乡勇又从木龙陂过河拦截，在乌猪冈接触，客人不支，乡勇兜杀百余名，夺回被掠物甚多。

十八日蒲田客人纠合数千，派先锋队直到平安李拔渡头堵截援兵，随率大队攻破大江各乡，恣意焚杀，烟焰冲天，未申间四乡来援，横冲直撞，客人不能抵，为土人掩杀，追过斧头岭，计毙客人六七百，生擒不少。

是月末旬何村客人纠集大田、阴底客人数千围攻平塘村、十八乡、上下洞均遭其害，幸谢乡勇来援，恩平城勇又抵白水塘、山口拊其背，平塘人知外援已合，开闸夹击，客人大败，追至长龙，计杀五六百名。唯金鸡上、那扶东山、赤水、大湖山、湾雷深井、横陂、那吉三洞各乡是时为客人陷。

咸丰五年（1855）正月初四日客人大侵平塘，邑绅梁石卿身先士卒，督梁、陈勇赴援，毙客人六百余。初六日客人复攻平塘失败，被杀四百余，后变计向南路攻那吉、横陂。十四日客人围攻马龙塘，无援兵，戌时遂陷，杀男女数百人。

三月初旬客人复陷那梨、大围，屠杀男女数百人。客人改变袭击方针，日潜夜出，土人被害比前更惨。时值饥荒，饿殍遍地。

四月廿九日大雨滂沱，鸡啼营客人乘机复陷下凯岗，隔河乡勇为河水所阻，不能赴援，坐观其抢掠。

五月初五客人纠合大队又围攻莲塘，制造木牛竹马以为可避炮弹，下置四轮，以利推进，唯莲塘炮台凸出围墙外，密开炮眼，随意可直射侧击，客人推轮前进，悉为炮弹所破，无不粉身碎骨，后不敢再犯。

十八日金鸡水客人聚众攻琅琊、石潭，为土勇所败，追过牙鹰石、高灯远照。客人又围攻石冈、牛路塘，为地雷所伤，乡勇乘势夹击，追十余里，毙客人百余名。

土客之争愈演愈剧，惊动上级官府，八月肇庆府派员到县侦查详情，撤换郭令，调吴信臣任县令。

咸丰六年（1856）徐公谕土客联和，客人阳顺阴违，土著回乡多为所陷，据情禀官，官府置若罔闻。

七月恩平、开平、新兴客人集中在县东，合攻松柏山各乡，围攻七昼夜，水泄不通，援绝，死者二千余，绅士14人，遗尸满溪，极惨，是土客之争以来受祸最惨酷一次。

咸丰七年（1857）—咸丰九年（1859）土客之争大斗不多，小争常有。客人居住多毗连县境土人乡村，往往越境二、三十里劫掠，土人寝不安席，枕戈待旦。

联和无效

咸丰十年（1860）邑绅主事梁元桂由京回恩，与邑侯刘维祯重议土客联和，通知客绅入城会议。大田洞客绅冯保三、殷户黄海东先到，双方订出协议章程，土客各立一局，主持联和事宜，谕客人还田交租，各管各业，客人虽满口答允，

而心怀叵测，不按章程协议执行，土人仍迭受其害。

五月早稻收，土人促客佃交租，客村良金不交，反毆伤土勇数名。官绅震怒，清阳江镇陈游府派拨兵勇在莲塘屯营攻打良金，月余未克，乡勇伤亡甚多，且军需又告罄，无法维持，迫于撤军。客人见官勇无能，益复猖獗。县土绅痛恨良金客人抗命，再筹军需购八门大炮扛回莲塘，准备再斗。

烽烟再起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正月，土勇数千再讨良金。大炮百发无中，围月余，弹罄粮尽，又解散。梁元桂见土客联和无法凑效，离乡旋京。客绅冯保三虽是局主持人，时常与外县客人通消息，客人敢于反复，彼实主其谋。

六七月间高明、鹤山客人屡与土人开战，互有胜负，后鹤邑土人立局，制定措施破客人，大批客人逃避到恩平、开平。

八月开平马冈圩设立定胜局，攻沙田、浴水、尖冈、九了塘、鸡啼营客人，声势甚大，所攻客村尽被毁。

九月初客绅冯保三在恩平城总局与官绅虚与委蛇，探悉高、鹤、开客人败讯，知事情不好，急命黄海东回大田速援兵尖石，又遣人往五坑招集流亡到大田朗底之客人计袭恩平城，以为恢复。援军未至尖石，而开平定胜局勇已破沙田、浴水、范屋、鸡啼营，又克大沙、夹水两洞，堵截大田朗底客人，不能通过五坑。带信往五坑之人，为尖石土勇所获，尽悉其谋，密呈总局。土绅与邑侯面商，增兵守城，客人夜

袭数次，均被击退。冯保三知逆谋败露，夜贿冯德佩，在城基悬下过河南遁，被土勇截回，解县戮之。

大田朗底两洞客人闻头目冯保三被诛，心胆俱碎。土人在此形势下仿鹤山章程，莲塘成立奇胜局，攻良金、蒲田、三坑等处。歌马立恒胜局，攻双江桥、金坑、何村及朗底。恩城立大胜局，攻大田及沙冈、清湾，出击客人住地，战无不克，客人尽向东南两路逃窜。十一月末，逃难土人陆续返回家园。

为对付东南两路客人，十二月初恩城六行立捷胜局，攻南路大槐、那吉、横陂、那龙等处，客人多向东路那扶、金鸡水、大龙环、大门、深井、大湖山等处逃遁。

同年开平谭三才购红毛快枪数十支，邑绅梁石卿向谭转购十数支，客人不能抵挡向阳春、新兴遁逃。

恩开二邑立两堡堂又立万全局。两局土勇攻击数月未克寸土，因客人在信宜收“红巾军”流勇，得马队百余，善战快走，每战，马队绕土人之背，不战自乱，所以土人战则必败。

石冈村立两堡堂，清湾沙冈立连胜局，全县土著联合向客人进攻。

那扶、金鸡水客首领戴子贵自立为王，黄奕泰为军师，招集流亡数万，两堡堂屡攻不克。客人猖獗率众攻陷广海城，俘游击黄连安暨文武官员禁锢，杀军民数千，盘踞为寨，沟通曹冲，截劫洋船。

七月戴子贵率军侵阳江上洋、织笈，恣意焚杀，阳江全

县惶恐。时值梧州红巾军入高州，袭信宜，客人与其勾结，戴盘据织篁收红巾军残部，其势益大，阳江镇协再选精锐攻击，客人不支，弃上洋、织篁遁回大龙环、大湖山等处，四出劫掠。

适新任雷琼道英某携眷赴任，并有卓营军饷官同行，经大槐石峡处，客人抢劫饷银并掳英道眷属，后由邑侯与那扶营弁重贿客人赎回，英道返省面禀督抚，立派使吴昌寿带兵，收复广海，围五月余，分兵追剿。

八月两堡局使用新式快枪伏击马队，客人顿失所恃，不敢出战。两局出花红奖赏，土勇争先冲锋，破赤水，克东山。

九月未旬万全局破金鸡水客人，逐尽聚那扶大龙环、大湖山、大门、深井。两堡堂、万全局联合进攻那扶。阳江卓镇知客人弃营夜遁，知必退守那扶，即移营至那龙。恩城六行土勇又屯兵大槐。湾雷、蓝田、大亨土勇进攻大湖山、大龙环。广海兵屯大门、深井，客人遂被包围，饥寒交迫死者无数，染疫死者日数百人，已毫无斗志。

同治二年（1863）正月初一客人尽弃那扶、大龙环、大湖山、大门、深井，由横陂石峡遁往那吉沙冈、清湾、岑洞，复业土人奔避不及，多受其害。客人连日驱众直向阳春珠环大洞、瓦巷等处扫劫，土人闻风而逃。恩平土勇见那扶客人已去，即会合在该墟屯营。卓镇在那龙营闻客人劫掠阳春，即拔营追赶，兵至阳春，客人已劫至蒂泥湾，并殃及新兴境内李洞、路洞、天堂等处。卓镇又追上去，客人已陷回龙、稔村，并围攻新兴附近店铺，抢掠殆尽。卓镇发轻骑数百，

星夜赴援，客人不敢接战，急遁八五坑，但该处地狭人众，粮食不敷。

五月初旬，客人率大队沿途劫掠，直至开平水口。土人仓皇逃走，被客人腰截，溺大河数千人。卓镇轻骑由高明至薛公岩，以拊客人之背。客人联五坑悍逆与卓兵战，客人大败，弃营走尖石圩。卓兵追至，客人复遁回五坑。卓镇分兵四守，水泄不通，客人无路出掠，人众粮少，人自相食。

客目戴子贵知势将复灭，不得已与黄奕泰自缚负刃带领悍逆百余到卓营求救，卓镇严阵受囚，连械解省。戴子贵恳乞督抚宪开恩安插边地。督抚宪见诛不胜诛，准其所请，令行卓镇择地分插，以散其众客人，乞安插恩开新三邑那扶、金鸡、大门、深井等处。

同治三年（1864）正月初二，卓镇在五坑点验，自请分插客人，派军官为先导，亲自断后，由水台、尖石直下牛江渡止宿，复由牛江渡经良塘、鸡心、石鹤咀、白沙路、热水、平塘、禄冈、塘劳、三坑、客人并肩蹶足，阅三日始过尽。凡宿营之处，官营居中，客帐附设四畔，客人仍敢夜出劫掠土人。越日，卓镇至恩城扎营文庙，百姓以卓镇不能制止客人沿途劫掠，颇有不满怨言，为报复，卓勇有单行入市间，皆被土勇暗杀。卓镇知情大怒，立发轻骑数百，分左右过河，绕税厂之后，土勇自乱四散。客人遂乘势抢掠六行铺户和河下船只，并扫劫附城乡村，卓镇乃鸣金收兵，三更造饭，五更传令军队及客人尽向东路那扶、金鸡、大门、深井、大湖山等处去，安插停当后，率领全军到省消差。

自卓军去后，客人乃四出骚扰，抢掠复业上人，越境三五十里行劫，其锋愈锐。恩开新三邑迫得再立局募勇，仍请谭在、关定烈为管带，设营白沙墟，挑选精勇，日夜攻击，连攻两月，客人大有立足不牢之势。五月客人弃东山、金鸡、赤水而屯聚于大湖山、那扶、大龙环。十月底湾雷土勇攻破大湖山、大龙环，客人尽聚那扶一隅，四面兵勇迫攻，粮食不继，疾疫又作，死者甚多。十二月末旬客人尽弃那扶等处，遁入那吉、岑洞、清湾。客人无粮，所过之处，野菜摘尽，在那吉四出劫掠粮米，夜则入境五六十里，剽劫土人，被害甚惨。

同治五年（1866）新任邑侯罗德辅，清介正直，甫下车，即捐廉募勇守城，谕绅耆再立局募勇。土勇克那吉，客人屯聚岑洞、沙冈、清湾，又出新兴、阳春劫掠。各县告急于肇庆府，肇协带兵守天堂、黄泥湾。土勇又克沙冈、清湾客人尽屯岑洞，粮尽，又弃岑洞入阳春、新兴，意欲由新兴返五坑老巢，为天堂、黄泥湾官军堵截。土勇见客人夜遁，以为势穷远窜，可减勇省费。客人在阳春、新兴被官军截击，回探三洞，见勇营空虚，即率众复回，所有土勇营盘悉为所陷，毙勇千余。

五月初五日客人纠合大队，出攻十八乡，追杀土人至平富冈、大湾肚、五里营，适河流泛涨，无船可渡，土人被迫溺死者数千。罗邑侯闻讯亲带兵赴援，由西门出三坑至白水塘山口，断客人归路，与客人大战，平塘村勇开闸冲出，歇马，圣堂洞乡勇又到，四面夹击，客人溃败，追击数里，毙

百余人，客人仍退回大田、朗底。

初六日晨，客人又分四路围城劫夺粮米，罗邑侯亲冒矢石，登陴督勇守卫，客人无法攻破，只将附城村乡抢掠而去。

官府干预

客人猖獗，罗邑侯告急省府，巡抚蒋益泮立令徐总兵统带湘军一万，梅道台为参军，水陆兼程并进。又檄阳江镇杨鼎勋、肇庆协郑绍忠统率所部听调，令各军要带米粮，不得骚扰土人。客人闻省兵将到，自知卵难与石抗，急传齐客人尽聚于沙冈、那吉、岑洞等处，伐木竖栅，深沟高垒，借以抵抗。

五月中旬，徐总兵先锋部队迳到头站，分左、中、右立三营。六月初旬，徐总兵偕梅道统大兵至，令先头部队进营，大槐为联络头站，扎营七座。梅道令肇协带勇至新兴、阳春毗连邑境要道扼守，复令郑绍忠协带勇三千，由新兴李洞过双悦至朗底墟、大田麦地各立一营，分兵扼守。又令阳江镇提兵至那龙及阳春珠环大洞、瓦巷等处立营，分兵扼守。六月中旬，各方布置已定，徐总兵令先头部队前进，直迫那吉山口扎营，客人知官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将道路塞断，重立木栅，垒石为门，严守要隘。

冰消瓦解

客人潜匿深林山谷中，时值夏雨连绵，内所掠粮食将尽，采摘野菜度日，暑湿交侵，疫病流行，死者甚众。徐军侦悉

客方内情，与参军晤商：目下客人势穷力尽，再困一旬，悉为饿殍，可告肃清，但朝廷有好生之德，客众数万，其中亦有无辜受害者，如一律骈诛，究伤天地之和，不如详禀督抚，恳请再施国家厚恩，擒其首要，明正典型，解散协从，给以口粮，押赴省外僻地安插，以全其生命。梅道亦以为然。于是徐军四路宣传，谓客人如早回头，速拘首魁诣营请罪，或可超生，倘执迷不悟，八面官军合围剿洗，势必玉石俱焚，又造劝散歌，歌曰：

“一打鼓，二打锣，众客民，听我歌，我歌劝散听无讹，各人走散各人好，上宪给你盘缠多，大口八两小口四，莫嫌路远怕奔波。你有田，久不耕，你有屋，早拆破，莫奈其何？有地安插是你福，无地安插动干戈，切勿又听旁人唆，嗟汝无知，汝不深思，从前安插赤水金鸡曾几何；死亡流离，我今告你，勿再迟疑，东南西北，任汝所至，普天之下皆王土，或州或县或省府，市镇通衢皆可处；士农工商无汝阻，但要到处莫学汝祖，不与本地人通婚姻，不与土著同言语，种下祸根难拔去，更不可千百成群，如狼似虎，到处不容留，到处要吃苦，更闻人自外国来，中国人多海外住，数十万人在金山；数十万人在印度，劝你早回头，莫想他年来报仇，冤报冤来仇报仇，冤仇相报几时休，汝杀人父兄，人杀汝子弟；汝害人妻女，人害你姐妹；汝挖人祖骸，人挖你坟地，是汝自杀自害自挖，岂他人之罪，汝有大罪当诛戮，不杀汝，须知足，拒捕等逆，大清著定律，况汝伤官兵，允应灭全族，其他仇杀人，何论直与曲，煌煌帝德曰好生，圣王下诏可宽

宏，悯汝蠢，皆愚氓，法无可遁犹原情，皇恩浩荡真皇恩，愿汝感恩莫忘恩，从今以后，齐心努力做良民。”

此歌词传入客人巢中，互相聚谈，三五成群，攘臂大呼，拘获首领悍逆百余，捆解徐营，徐梅严阵受俘，解恩城械禁，其余拘于前营听候发落。徐军遂进入那吉洞为营，勒令客人先缴军械，随报口册，计男女共四万余人，分作四班点验，大人分发盘费八两，小口四两，合共发盘费20余万两，令官军押往高、雷、廉、琼及广西、福建等处分插，至十月末旬，始行发尽。至此，恩平无一客人居留，“土客之争”宣告平息，土人重返家园，安居乐业。

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恩平土客之争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产物，教训尤深，值得后人记取。

资料来源

《恩平县志》卷十三、十四，纪事一、二

《广州大事记》

《鹤山文史》第三期

《临高文史》第四期

《兴宁文史》第五期